弘簡錄

弘簡錄卷五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唐十之四

韓愈 李翱 李漢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姚合 王建 柳宗元（父鎮） 劉禹錫

樊宗師 歐陽詹 李賀（李益） 吳武陵 元稹

白居易（弟行簡） 柳公權 杜牧（杜荀鶴 弟顗） 崔咸

楊巨源 許渾 李羣玉（王璘） 李商隱 溫庭筠（弟庭皓）

唐彥謙 鄭谷 胡曾 李頻 羅隱（從弟鄴虬）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郡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三歲而

孤養於伯兄會貶官嶺表亦卒嫂鄭氏鞠之從學刻苦比長能
通經史百家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而
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始遊京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延譽由是知名登進士
初爲董晉宣武推官又依張建封素性負氣發言無所畏避操
行堅正拙於時務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宗怒貶連州陽山令愛民如子民以父事名子曰韓北移江陵
法曹元和初召權國子博士除河南令歷都官職方二員外郎
坐白華陰令柳澗爲刺史閻濟美黨誣不實復降博士嘆息才
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其文善之知其有史才改
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年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淮西
用兵連年國計大耗奏言三州殘弊困劇之餘當天下全力其

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陛。下。斷。與。不。斷。耳。今日之事。利在迅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內。百姓愁苦。近賊州縣。賦役繁苛。人得爲讒。以惑陛下。倘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重。爲弊必深。要當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執政不喜會有發其前在江陵爲飾度裴均子鍔作文者毀太子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賜金紫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事平遷刑部侍郎素不喜佛以表諫迎佛骨帝大怒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持示宰相將抵以死度與崔羣奏謂愈言狂妄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得貶潮州刺史既至上表哀謝帝頗悔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刺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殘食

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躬自往視令其屬秦濟投羊豕谿水作文而驅之其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水涸西徙六十里民以無患袁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沒爲奴婢令悉計傭直贖歸凡七百餘人爲約禁止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俄充鎮州宣撫使時方殺田弘正王廷湊出兵自立勢甚凶懼衆皆爲危之元稹固留言其可惜穆宗亦詔便宜從事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列坐定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材具非常故賜節鉞爲大將豈同賊反者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史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而名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爾見天寶來凡叛者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亦有居官者乎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亦皆

大饑。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既害其身。又殘其家。復何道耶。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庭湊何爲。愈曰。神策。羽林。將。如牛。元翼。若。朝廷不乏。顧以大體不可棄。公久圍之。何也。應聲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潰圍亦走。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遷京兆尹以兼御史大夫故不臺參中丞李紳劾之愈不伏宰相李逢吉欲逐紳以爲不恊罷愈兵部侍郎紳見帝符留愈亦復任吏部長慶四年病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爲人性明銳不詭隨雖權門豪士瞪目不顧慨然以興起名教。弘獎節義爲己任。與人交。不以榮悴少易。勸誘後進。多稱薦于時。往往知名。故凡經指受。皆稱韓門弟子。遇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服鄭氏期喪以報。每言世所爲文。多爲

排偶所拘。而經誥之指歸。遷固之氣格。不復振起。遂一意深探本始。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唐文自是一變。人莫能及。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至他文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一語。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亦不能效也。迄今文集盛行于世。子昶亦登進士。史臣贊曰。唐興。承南北剖分。文弊實窮。天下雖定。及是薰醲涵浸。殆百餘年。愈始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淳。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宋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

歲。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
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李翺字習之後魏僕射冲十世孫涼武昭王之裔貝州司法參軍楚金之子自幼勤學及長博雅好古從韓愈爲文尚氣質詞致渾厚見推當時登進士第累校書郎京府司錄參軍元和初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述言史官紀事類不得實大抵人非大善惡皆資誥訪人不周知復取行狀家牒然多浮詞漫語溢情虛美自今但令指事直言如魏徵則記其諫爭語足爲正直段秀實記其擊賊事則爲忠烈格不合則不得受依此上考功然後下太常定謚史館立傳則實不負可以傳信後世矣部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謂陛下卽位以來。慨不廷臣。誅叛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赦淄青

俘口及侯澄等。本賊遁去。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歸。既得生還。
鄉相告語。賊衆莫不懷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一夕而成大功
也。今歲關中不收。哀民下詔蠲賦十錢。群臣動色。百姓歌樂。又
不受韓弘女樂。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臣愚
不能盡識。謂陛下能行其所難。武德貞觀。不難及矣。今若遂革
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
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厚邊兵以制番戎。數引見待
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陛下若何而不
爲其所易乎。俄轉職方考功二員外郎。坐薦者李景儉斥。下除
朗州刺史。久之復禮部郎中。爲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常面斥
宰相李逢吉過失。不自安。移病出爲虔州刺史。時旱歲。捐遣繫
抑權豪。使以田占租。無得隱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

改中書舍人以薦栢耆使滄州得罪左遷少府少監歷桂管湖
南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謚曰文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
務該生思忠思忠生岌岌生荊州司馬荊生漢登進士
第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時敬宗受波斯賈人獻沉香亭
子材此何異瑤臺瓊室又與同列薛廷老入閣奏近日除授不
由中書擬議多宣出施行臣恐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令
勅有司稍存典故坐忤旨出之興元幕府文宗召爲屯田員外
郞史館修撰漢本韓愈壻少師爲文長於古學其剛訐亦類之
預修憲宗實錄爲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李宗閔作相擢兵部
知制誥遷駕部郞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
僕射上日僕往不定漢議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左右僕射初

上丞及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御史中丞已下拜受之文不知此禮起自何日其僕射師長百寮一辭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貝詡讓官表中一句且尚書今是正長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隷校尉號三獨坐亦無受拜禮正以皆在朝廷比肩同事惟班主而面受拜今若禮數儕通臣下何妨從有明文尚須釐革況中丞與殿中御史皆供奉官尤爲不可僭制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以下拜今並不行識者特是其言程時入省遂用舊儀尋歷禮戶吏三部侍郎宗閔得罪出爲郢州刺史再貶司馬俄徙絳州長史大中時拜宗正少卿

亦弟灌洸潘于觀皆登進士潘大中初爲禮部侍郎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父庭玢崑山尉郊生而端序長而益謙色夷氣清可最而親隱居嵩山自稱處士與樊宗師善韓愈

一見爲忘形交與之唱和其爲詩劇目鉥心刃迎縷解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年五十始遊京師登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常往來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李翺分司洛中薦於留守鄭餘慶辟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移鎮興元復奏爲參謀試大理評事以暴疾卒年六十四其友張籍諡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所作稱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調補太祝轉國子助教遷秘書郎由太學博士轉司業歷水部員外郎中生平能爲古體詩多警策之句名於當代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韓愈尤賢重之爲人性詭激嘗責愈喜博塞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不能著書明斥佛老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答書見

集中稱其爲貴肯君子卒有集七卷世以張水部名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爲人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裴度辟爲留守判官度修福先寺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曰不羈之才也笑而酬之

姚合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調武功主簿以善詩號姚武功與馬戴賈島殷堯藩張籍遊賦詩酬和其得意句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後歷富平萬年尉寶應中入爲監察御史轉戶部員外郎遷授荊杭二州刺史入遷給事中復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秘書監有極元集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

此詩中射鵰手也

王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歷十年進士除渭南尉轉昭應丞大理寺丞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所作宮詞百首宗人王樞密以背譏詘嫌之刦以宮掖深邃何由得知建不能對復遯爲詩以贈其禍始脫沒後有集十卷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州清池令祖察躬湖州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他兼於吳上書肅宗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始爲文章下筆構思璨若貝錦晚更卓偉精緻與古爲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

田尉擢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咸奇其才引內近禁與
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敗斥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
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
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閒坐法
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入冉溪
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臺榭總名曰愚
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言人生少六七十者
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不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
又貽許孟容書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為志勤勤勉勉興
堯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彊任少氣銳但
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刻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所以不能即
死亦有大故自以得姓而來代為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填委

濟窮黔黎先給又荒歉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姻春秋孑立
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懍懍然撫心傷怛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歲。又無子弟爲主。獨託村
隣。頃來處以益怠。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想田野道路士女
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慟。又先人封植城西田數頃。樹果數百株。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腑。
以是當食不知辛鹹。復思古人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如管
仲匡章直不疑劉寬皆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册。鄭詹
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賈生
斥逐復召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比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雖屢乘鈴。神志荒耗。前後遺忘。讀一傳過。再三伸伸。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恩許終以才高慾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汨之後文思益深凡居零陵十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皆爲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以易劉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質男女無異袁州亦典贖歸南方業進士者不遠數千里來從游一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聲名震于一時號柳柳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七

經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柳與永人慨
之者爲立廟愚谿弁羅池愈因作羅池碑以祀云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自稱漢景帝子中山王勝之後七代祖
亮元魏冀州刺史由中山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世以儒學稱
祖雲父漵仕歷州縣令佐禹錫登貞元進士宏辭二科精於古
文多才麗名重一時從淮南杜佑掌書記曲棠禮異從入朝爲
監察御史素善附麗叔文執誼雅待以相器引入禁中與圖議
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判官頗怙威
權中傷端士如宗元不喜中丞武元衡左授右庶子奏侍御史
竇羣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卽日罷官韓皐素貴不肯親附出爲
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士不敢指名但稱劉柳
後斥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朗僻西南獘地接夜郎風俗

殊陋專曰無可與語惟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
祠鼓吹徘徊其聲倣屈原九歌作竹枝詞十餘篇以教
巫祝至今武陵谿洞間悉歌其辭先時有詔凡貶八人以犯衆
怒雖更赦令輒不得原無何當道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叙用
之悉補遠郡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復言不可止之久以落
魄在湘沅間鬱悒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
年等賦數篇其叙張曲江文集以九齡嘗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五谿不毛處今讀其文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
來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必致醜惡然後快意哉其忮心失恕陰責最大以是他美莫贖
然以無辜言皆感諷權近憾猶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以
作玄都觀詩語涉譏忿當路不喜復出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

言禹錫有母年八十餘播極遠必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
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愼事不貽親憂若禹錫
何可以此論度不復敢言無何帝復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事然
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嘗奏記宰相言天下少士
而不知養材之道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也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乃病無
貲以給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今天下州縣
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廟其禮不應古歷代無有是事竊觀武
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兗州孔子廟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他如立五社玄宗與儒臣
議罷牲牢惟酒脯李林甫不學使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
爲令今以夔四縣釋奠所費槩之天下凡歲費不貲適資獻官

飾衣裳飾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其牲牢衣幣
界所隸州縣升歸太學可以營學室且器用豐廩食增掌故以
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其言亦不能用久之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
觀詩序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如紅霞又十四年
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其旨譏切權近聞者
益薄其行令分司東都雅爲裴度所知薦授禮部郎集賢殿直
學士度罷復刺蘇州以政最賜金紫徙汝同二州再遷賓客分
司終以恃才褊心不能久處朝列年益晏偃蹇寡合但以文章
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因集其詩以時無
在其右者其鋒森然少敢當推爲詩豪獎許其警句如雪裏高
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以爲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子丞雍亦登進士有才藻

樊宗師字紹述父澤三世皆以軍功顯宗師少力學多通解於辭於辭大有所得著春秋傳十五卷魁紀公樊子各三十卷雜文二百九十餘篇詩賦銘七百一十九終皆必出于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韓愈稱其論議平正有經據文從字順者爲其材間多奇澀難解目爲樊體放恣縱橫無所紀極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出爲綿州刺史徙絳州民稱有治績爲人好施與不拘小節家素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或告不給頓且笑曰我道蓋如是也皆應曰諾後拜諫議大夫命下而卒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家世皆仕本方州佐縣令狥於俗好不

樂北出仕宦及常袞罷相除觀察使擇秀民能誦書善文辭者加以禮遇將與羅山甫同隱潛湖往見袞奇其秀出深加敬愛勸赴京師舉進士遂與韓愈李觀諸名士聯第閩人登第自詹始閩中諸生皆推服之聲名著于一時始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其平生事父母以孝待妻子以恩與朋友以信義其文章切深喜往復自道明辨切實讀未終篇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與愈友善卒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愈爲哀辭李翺爲作傳有徐晦者初舉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爲流涕　從子秬字降之亦工文辭成中登進士終劉從諫澤潞從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賀賦高軒過援筆輒就如素所構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其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逕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多爲所取去故世傳者少終太常協律郎年二十七

李益字君虞故相揆族子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至征人歌早行篇云廻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天下皆施之圖繪然少有癡病多忌尅防閑妻妾苛嚴大暦四年登第辟幽州劉濟幕府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有十年不上望京樓之句名聞憲宗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美多

陵忽士衆諫官因摭其詩語以爲怨望降秩俄復官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自叙其文多軍旅之思以世出涼國或軍中酒酣塞外兵凝投劍叢集散懷於斯文率慷慨果厲意氣武勇有西州之遺風

吳武陵信州人擢第不應吳少陽辟與劉軻並直史館咸以才稱及元濟叛遣以書自稱東吳王孫略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逆名以珍物敗俗不可謂智不生親愛一日豎不可謂仁支屬糜滅先寃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內拘若檻阱常疑死于左右低回姑息不可謂明自貞元聯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榮寵者自謂得計元和以來赫然命將盡伏其辜日者張太尉厭勦自代田尚書知應絶俗皆爲信臣足下所與獨脣齒耳以齊言之徐壓其首梁斲其興衆斷其脛滑鉞其

脇。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所有。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以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狗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敢以收人哉。僕聞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將很傲者誅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合德玄宗。罰無貸罪。賞無遺功。義帥方且称兵屯田。進窺易祭。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捘。其幾何而不踣耶。且人心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横。不若舉大君而勤官守。枕戈衆。不若兼爵命而保徙歸。苟能挺知幾之孫。奠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爵。不失舊貫。何獨不為哉。三州之狹。萬國至廣。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其左右前後皆敵手也。矧諸侯之師咸集城下。環壘列塹。灌以流潦。一旦變生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醜。子孫所不祖。生爲悖慢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又勸韓愈爲度謀取中官所不快者爲監軍。歸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令辨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窮謀矣。未破以前兩月。自昳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如盤蛇相交。走以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以應之。若以兵誘洄曲守將。一舉可奪其城。後多應其許。諭若此。長慶初。擢戶部員外郎。竇易直判度支。令主北邊鹽會。表置和糴貯傭使。武陵諫

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餽運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但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所以不洽在權不歸一鹽鐵度支一戶部事今三分其務西北邊院皆御史員外爲之始命若可信今又以郎中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不可信矣更歷旬月又以郎中爲不可信即再易將歲明公之爲又豈可信乎況一使之建。胥役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不寧。誠欲邊備完實。獨蠲逋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復除太學博士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德裕在位以脏貶潘州司戶參軍卒有所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初與柳宗元俱謫永州論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宗元因以著貞符一篇及移柳州時武陵已北遷裴度器之舜爲度言宗元

無子今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其任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孟簡書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殆半世矣霆砰電擊天怒不能終朝妄祈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邪庶未及用而宗元死

册曰唐文三變韓柳着稱論道不同覬過難遷特憐半世與罪為朋我今百年莫與相貌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十代孫六代祖巖兵部尚書尉昌平公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稹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鄭夫人賢明暨兄匄養衣食不乞夙夜強學母親為教授聰悟絕人年十五擢明經第苦心為文性復穎敏鋒銳二十四登進士乙科除校書郎二十八制舉居首授左拾遺內供奉憲宗初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剖

視聽者胥獻教本書。鑒商叔文伍等之失。欲選正人爲東宮官。訓導太子。語多不錄。帝覽之甚悅。由是知無不言又條上十事一教太子二封諸王。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聽。奏。七復正衙奏事。八許諫。人。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游畋。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宰相憎之出爲河南尉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專心糾逖不得涉避使東川還分臺東都益厲風裁嘗道怒其不庇親黨坐以輕躁貶江陵士曹參軍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李絳崔群皆論其枉量移通州司馬與白居易來往贈答爲詩善狀風態物色一時言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女至閭閻下里悉傳諷之流聞闕下令狐楚自擬文宗雅知之語以皆覽製作所恨不多請盡出所有以豁予懷稹因自見曰稹初

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嘗山科試及有罪譴棄十餘年水。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日益月滋。其間感物寓意。祇可備矇瞽之風。辭直氣麤。不敢陳露於人。以律體卑弱。格力不揚。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風情宛然。以多病未能也。江湖間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遂至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體。兼以同年白居易雅號攻詩就中馳騖驅駕窮極聲韻多或千言少亦數百以相投寄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雄自爾為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至於顛倒重複。韻同意等前後不殊。亦目為元和詩體。司文者往往歸咎於稹。嘗以雕蟲小事不足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廈輙寫古體歌詩一百韻律詩二百首為五卷伏希搆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

於章句中樸楹榱枸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廻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穆宗在東宮知其名妃嬪左右嘗誦歌詩以爲樂曲呼爲元才子元和十四年遇赦開釋有罪授膳部員外郎長慶初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辭百餘篇奏御上大悅問今安在即日朱書轉祠部郎中進知制誥延英召對復賜緋朝議以爲特出中旨不關宰相濟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明切純厚大變近體由是極承恩顧寵獎彌深面授中書舍人充翰林承旨學士轉給事中皆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中官以潭峻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刎頸相善裴度三疏言二人謀亂朝政帝迫於羣情罷爲工部侍郎而眷顧益隆長慶二年竟排衆議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思立奇節以厭人心會故司空于頔子方干進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皆

客燕趙間頗與廷湊兄融賊黨通熟可以反間仍自捐家財資
其行李稹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又鬪稹與度有隙誣告以爲
結客刺度度轉神策中尉奏之詔三司使韓皐等訊鞫無驗而
前謀盡露帝爾加保任罷爲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諫官疏太
輕心更憐之祗削使名在郡二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
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月三四遊鏡
湖秦望諷咏詩什動盈卷帙與副使竇鞏酬唱最多至今稱蘭
亭絕唱凡居八年放意娛遊不修邊幅以贖貨聞太和初就加
檢校禮部尚書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乖公議斥郎官七人
四年復除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暴疾而
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子道護始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
喪事有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雜文一百卷類集古今刑政

書三百卷

白居易字樂天六世祖建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後徙下邽五世祖士通唐利州都督高祖志善尚衣奉御曾祖溫都官郎中祖鍠酸棗鞏二縣令父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嘗說李洧歸國授朝散大夫徐州別駕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襄二州卒自鍠始世敎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居易少敏悟工文章未冠以文詣顧況稱許之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貞元中擢進士甲科補校書郎元和初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文辭富艷尤精於詩所著凡數十百篇皆意存規諷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憲宗方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自以逢時非次拔擢欲奮平生獻疏言拾遺之職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

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原其本
意大凡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
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制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
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
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
言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上納之與元稹
素善切諫積既有三不可不報四年旱甚建言乞蠲免江淮兩
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宮人上頗采納于頔入朝獻歌舞內人數
上不如歸之無令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爲魏徵孫贖故第
言昔太宗輟小殿材所成陛下宜贖以賜不可令師道掠美帝
皆從之河東王鍔誅求貲財以獻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恐諸
道聞之競割生人以求所欲不可復制又孫璹以禁衛勞擢鳳

翔偕慶而張孫國平李錡有功嬖金吾將軍居易請罷齎進奉國以靖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父死妻嫁無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吐突承璀加諸軍招討諫以四方聞之必輕朝廷陛下忍令後世受作俑之名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復上言四害帝以諭執政便頗不悅謂李絳必斥之絳奏居易以陛下親擢所以報恩若黜之非所以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請便養兼京兆戶曹參軍丁母陳夫人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請亟追捕殺武元衡盜恥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假以人言賦詩不爲母諱貶江州司馬與元稹酬詠贈答因論作文大旨曰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余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指示之無二字雖百十不差知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苦志進士業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科試亦不廢詩當時見者雖稱爲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十年之間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苑邇來檢討新舊詩謂之諷諭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獨善之義也其餘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後人始貴之時多信其自叙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
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虞人箴以諷文載舊史俄
轉中書舍人命持節魏博宣諭田布遺縑不受深州圍急上言
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
境以省貲餉每道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之光顏故有鳳翔
徐滑河陽陳許兵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解深州圍還裴
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乘隙夾攻之書奏不聽自外爲
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
之以左庶子分司東都移蘇州病免文宗立召爲秘書監遷刑
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遷授太子賓客分司俄拜河南尹
開成初改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
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當二李黨興權勢震赫

終不附離惟放意文酒宅館自高復當權用皆幼君假寵益不合遂無意功名與弟行簡微中友愛所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仍自作傳晚慕佛法經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復與劉禹錫酬詠齊名號劉白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無子以姪孫嗣至敏中爲相請謚曰文捨第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皆爲立祠　行簡字知退敏而有辭後學尚慕詩賦尤稱精審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入朝授左拾遺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終郎中有文集十卷

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尤善心書藝元和初授校書郎李聽辟夏州掌書記穆宗嘗於佛寺見其筆蹟愛之因

入奏事即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
問以用筆何由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上改容知
其筆諫改容謝之歷敬宗朝咸侍禁中兄公綽以爲頗類工祝
致書宰相宗閔願改散秩遂歷右司司封兵部三郎中兼弘文
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仍充書詔學士每浴堂召
對必繼以燭語猶未盡從幸未央苑中駐輦謂今春邊士已給
春衣卿可賀我以詩迫其口進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春未得
歸皇恩思報處春日得春衣詞婉切而麗上悅激賞久之又於
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語及漢文帝恭儉帝舉衣袂曰已經澣
濯者三衆皆贊咏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問之對曰方今急務
要在收攬權綱無使下移進賢退奸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
乃小節耳周墀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不可奪謂曰故事

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屈爲諫議大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帝問近日外議何如對曰自郭旼除授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對曰以旼勲德攸宜外人祇言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未知信否帝曰誠有之然入宮本參太后非爲獻也公權曰瓜李嫌疑何能戶曉因引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還之其忠言匡益類此俄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授右散騎常侍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居三二品班三十年又進少卿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生平博貫經術尤

精左氏傳國語毛詩尚書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十百言其書法初效王氏諸人後遍閱近代體勢勁媚自成一家嘗因夏日文宗召與學士丁苗等五人聯句帝獨以爲辭清意足命題於殿壁書徑五寸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宣宗召至御座前授以三紙令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書真行草三體凡二十九字帝尤奇愛賜錦彩銀器其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褚陸諸體尤稱得意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其手筆以爲不孝外夷入貢多別署貨貝以購柳書所藏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惟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墨易冷未爲第一絳州黑硯次之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杜牧字牧之宰輔佑孫從郁之子嘗屬文爲阿房宮賦人所傳

誦吳武陵薦於典貢崔郾請以第一人處之登進士制策二科授大理評事裴沈傳師江西闕練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掌書記擢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所繫天下輕重嫌言不當位名爲罪言其略曰禹貢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太廣離爲幽并總爲山東程其水土與河南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兵所以恆强天下詳往聖立名初意謂恃强不循理冀他日必破弱又冀其復强大也并者力足以并吞也幽者幽陰慘殺之義自黃帝起帝王多居其地蚩尤始爲兵階以後齊霸非一世晉常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

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至宋武號英雄得蜀與關中盡有天下
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塞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
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隋文非宋武敵也以宋不
得山東隋得山東由此言之山東不得王不得為王霸不得為
霸乃使猾賊得之豈不可天下亂耶天實禍起李郭兵五十萬
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盡天下力不得尺寸因此畦河修障戍
塞其街蹊齊梁蔡日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委四
夷日熾天子幸陝幸狄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逮遭孝武澣衣一
肉不敢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
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惟山東不服一再攻之皆不利豈天
使生人未怡泰耶抑人謀之未至耶今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
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然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及今上策莫先自治。夫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十餘所。皆戍厚兵。纔足自護。實不敢輟一人以他使。致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較之往年。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豈不綽綽乎。然而法令制度。品式條章。賢才搜選。姦惡捨擢。并障戍車馬。鎮守干戈。非闕阡陌。倉廩財賦。果皆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賊爲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非謂其地強大。以其地形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又烏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爲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孟津一百五十

壘。陣壘相望。輒爲森戰。賊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敢目闚。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叛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夫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賊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習見。皆爲叛之事。以爲正當如此。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爭勝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郗士美在必敗。以杜叔良李聽皆食盡且下。得食復振。故曰。最下策也。李德裕素奇其才。遷左補闕兼史館修撰歷膳部司勳二員外郎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漢南牧說德裕前代出塞常

以秋冬其時正當弓勁馬肥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酒泉步兵出其意外。一舉可滅。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復移書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百里用萬人爲壘塹其口深壁勿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搗上黨其必取者在西南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率留兵就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閒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入除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爲人剛直有奇節自負經濟材畧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少與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有樊川集二十卷并注孫武子十三篇其於詩情致

蘇遊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子德祥官至丞郎有妾嫁池州士人杜筠生子荀鶴字彥之早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時危勢興復還舊山宣州田頵重之頵起兵除令遍問大梁朱溫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有唐風集三卷天祐初卒

弟顗字勝之文與牧相上下舉進士授秘書正字奏爲浙西賓佐時德裕方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自少病目以喪明卒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佐李抱眞爲澤潞從事終給事中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未來事銳館之於家辭去曰我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咸生果有黑子卽以盧老字之既冠長于歌詩棲心高尚志在林

盤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或遇風撥晴明花朝月夕吟想慨適必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歎挹登進士宏詞二科鄭餘慶李夷簡咸辟賓佐待如師友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自興元請入覲李逢吉陰共劉栖楚爲肩排度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栖楚外作側媚之態曲躬耳語以求度崔咸嫉之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人囁耳度笑而飲之其直諒若此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晝與賓僚痛飲夜閱簿領剖判決斷無毫釐差繆胥吏服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常侍至秘書監卒有文集二十卷

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登貞元進士太和中爲河中少尹入拜省郎與白樂天元微之唱和稱其章敘事理常以三刀夢益州

一箭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贈詩有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又云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卒後有集一卷

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宰相圉師後登太和進士爲太平縣令後辟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以疾乞歸有丁卯集二卷韋莊評其字字清新句句奇特可比十斛明珠稱量不盡也

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工書善音律喜急就章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大中間以處士詣闕上表并進詩三百篇宰相崔鉉除弘文館校書郎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晁起行雲秋色中題罷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果卒先是常與長沙王璘相遇嶽麓寺齊詞學官勝群玉待之後問汝何人答曰日試萬言

王珙乃請與聯句珙略不佇思坐上始屈珙後忤宰相路巖不第放歸以終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世勤膏孫曾祖叔恒登第終安陽令祖俌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文弱冠以所業干令狐楚悅其奇儁特禮貌之令與諸子遊署爲汴州巡官給貲裝隨計上都登進士授校書郎調弘農尉又中書判拔萃河陽王茂元愛其才辟掌書記擢侍御史因妻以女宗閔黨惡茂元德裕所厚不調久之更依桂州鄭亞以爲觀察判官權水部員外郎令狐綯復惡其背父援引之恩放利偷合共擠逐之大中三年入朝京尹盧弘正奏署掾曹典牋奏從鎮徐州爲掌書記府罷復干綯補太學博士辟柳仲郢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終於工部郎中生平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誄奠之辭初爲文瑰邁奇

古不喜偶對以楚善章奏得其指授自是始爲今體儷偶有長短而繁縟過之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自稱玉谿子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卷長於律詩詠史尤精當時號西崑體玢瑣藝叟亦進士累爲賓佐

溫庭筠彥博裔孫本名岐字飛卿少穎敏才思艷麗苦心硯席長於詩賦韻格清拔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成八韻遂以八叉爲名與李商隱聯對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卽應聲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金步搖對玉條脫白頭公對蒼耳子京師人士翕然推之號稱溫李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多爲側詞艷曲逐絃吹之音與貴胄無賴狎暱酬酢者以無行爲舉人假手因是不第大中末上書千言投前縣尉皆譏宰相令狐綯無學不得進轉方城令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復依商

揚州不得意卒有集五卷漢南眞藁十卷幷握蘭金荃等集並傳于時子憲進士　弟庭皓亦有文名咸通中從事徐州龐勛逐崔彥曾脅爲表求節鉞不從被害詔贈兵部郎中

唐彥謙字茂業祖沃父持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羣流尤能七言詩少師溫庭筠得其清峭遭亂不第辟王重榮河中從事歷磁絳澧三州刺史重榮敗貶漢中掾曹楊守亮復辟判官至副使復刺閬壁二郡卒有詩數百篇號鹿門先生集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故永州刺史之子幼有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撫其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遊舉場十六年著述千餘首薛能李頻不以晚輩見待僖宗光啓二年登第授鄠縣尉乾寧中爲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卒有宜陽集三卷時上幸

三峯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拾墜補遺爲詩歌三百首既成名爲雲臺編多傳誦之

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高駢鎮蜀辟爲掌書記時南蠻飛一木夾欲借錦江飲馬曾以檄報之諜遂折王衍宴飲無度作詩諷之衍怒罷宴有詠史詩一卷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善屬辭尤長於詩師事姚合有集十卷不遠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妻之擢進士調秘書郎爲南陵主簿再判入等遷武功令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不納肆悍閭里頻密擿北伍與簿何叩縣廷質所械送獄盡條宿惡誅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屏息一縣大治方歲饑頻發官粟貸民浚渠按六門堰故道斯水溉田年穀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

法不阿累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頵治以禮法更布條教民賴以安俄卒于官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歲祀之至宋錫王封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容貌寢陋隱居池州梅根浦自號江東生工詩長於詠物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光啓中錢鏐厚禮之辟爲錢塘令懼其加害不得已就之後歷節度判官副使朱溫召爲諫議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學隱爲詩與通譜系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表授給事中令狐綯子滈登第隱以詩賀綯喜曰吾不喜滈登第喜得隱詩耳其爲人所重如此年八十餘卒有甲乙集十卷從父則爲鹽鐵小吏生二子鄴虬鄴尤工七言詩虬詞藻富贍與齊名世號三羅然隱才雄而疎鄴才清而纖遭亂仕皆不顯

册曰元和再盛氣象將闓元自斉蹤天地澳落而今而後

同歸大奠

弘簡錄卷五十四終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一　忠節

劉感　王行敏 盧士叡 李玄通　羅士信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

敬君弘　高叡 子仲舒 妻秦氏　許欽寂 弟欽明　成三朗 尹元貞

王孝傑　蘇安恒 俞文俊　安金藏　王同皎 孫詵 燕欽融 郎岌

顏眞卿 從兄杲卿 春卿 從 子泉明 袁履謙　賈循 文會從 子隱林　張巡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誾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武德初爲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舉兵圍之嬰城拒守會城中糧盡殺所乘馬分啖將士。衆感泣。以廝汁和木屑吞之。舉無降意。城將陷值

長平王叔良來救賊乃解去復與叔良出戰爲賊所執還取圍城擧感至城下令語城中援軍已敗徒守何益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諾至乃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忠節仁杲大怒開窟埋半身土中環而射之至死聲色益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追爵平原郡公食二千戶謚忠壯詔子襲封賜以田宅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歸高祖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寇并州上黨取長子壺關刺史郭子武儒不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會有告其謀反遂斬之賊圍急儲偫空乏州民陳正謙素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人乃自奮賊去後收貿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又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

不苟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痛惜　又有盧士叡者。與高祖相聞。客韓城。結納英豪。聞義師起。率衆數百上謁汾陰。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又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郛。士叡率衆拒戰。衆見親屬係虜。皆無鬭志。乃潰。士叡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叡不從。見殺　又藍田人李玄通爲隋鷹揚郎將。率所部歸義。拜定州總管。亦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用爲將。玄曰。吾荷國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致陷敗。當守臣節。以忠報上。烏能降志臣賊耶。拒而不受。因之故吏有饋餉者。玄通飲一醉。紿執刀守者曰。吾能舞劍。可試一觀。守者借與之。乃慷慨悲歌。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面目存息世間耶。潰腹而死。帝聞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其人軀短而悍。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十四。請自效。須陀視其形容。疑不勝甲。士信怒。請被重鎧。具左右鞬上馬顧眄。須陀許之。擊賊濰水上。賊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斬一首。擲於空中。以矛承之。戴以略陣。賊皆披靡。無敢充。因而奮擊。賊衆大潰。每斬一級。輒取其鼻納懷中。暨還爲驗。須陀歎賞。即以所乘馬遺之。自後凡戰。必從須陀先登。以爲常。煬帝遣使圖其狀上于內史。後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素相結好。仁基卒。爲出財斂葬北邙。期與曰我死當葬其側。俄署總管。仍統所部討王世充。躍馬突進。身被重創見獲。世充愛其驍勇。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又得邴元真等。稍見疏斥。乃率所部千餘衆降。拜陝州道行軍總管。與世充戰。出爲先鋒。入爲

殿後有獲丞散戲下脫衣解馬無吝以故士咸用命然持法嚴至覲誓不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怒夜伏甲遣人攜婦女嬰兒啼詸堡下詐言自東都來投羅總管堡兵開門追掠伏兵入屠之無類東都平授絳州總管封郯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得洺水一城即命據守賊悉衆攻之會大雪救兵不得進城陷被執黑闥聞其勇欲用之詞色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贊曰勇如所志埜焉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世爲名臣家富于財僮奴指千天下方亂私完從甲保武陟城人多從之推以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附以與柳燮等歸李密僞署總管密破來降授陟州刺史兄厚德復被賊執許以招育德得不死賊帥段太師因之令禆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護與州人買慤行密謀逐賊慤

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檻尋因謀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太師總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覲留育德以守引兵攻賊拔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兄弟皆沒　時有李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義勇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世辨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城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問以越鄭臣唐其事可怪答曰今之天下惟聞有唐不聞有鄭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襲邑縣公　又襄城人張善相大業末爲里長督鄉兵逐盜爲衆附賴遂據許州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

臣。當效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聞之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冊曰煬帝罪言誅刑散惓江都禍敗獨夫破膽士氣消磨不存一絲曷怪唐興無忠義傳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守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建成既死左右皆散走獨君弘挺身出戰其部下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俱遇害太宗即位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各官其子

高叔雍州萬年人祖熲府左僕射父表仁穀州刺史叔少擢明

經遐通義令有治績人刻石載德累官至桂州都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章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急潛謀應賊叡覺之自殺不殊俄而城陷與妻秦氏俱被執默啜出寶帶異袍加其身更令招諭諸縣未降者叡目視秦秦曰夫受天子恩當死報賊官爵何足榮遂瞑目不語賊知不可奪皆殺之則天聞而歎息下制誅波若家口籍沒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妻封國夫人　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與同僚崔琳深達政理侍郎蘇頲每詢訪故事嘗語人曰故事耶高仲舒今事耶崔琳何所疑後終太子右庶子

許欽寂與弟欽明俱紹孫萬歲通天元年欽寂襲祖爵爲夔府

長史值邠州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于崇州爲虜所禽
虜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適都護裴玄珪巡城下欽寂
大呼狂賊天殃朝夕當滅幸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怒害之武
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謚曰忠錄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仍
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明亦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
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中出爲凉州都督授金
紫光祿大夫督輕騎按部會默啜兵數萬奄至欽明拒戰久之
力屈被執將與偕至靈州使說城中早降時賊營四面阻水惟
一路得入欽明至城下欲通城內選將出兵乘夜襲賊恐賊覺
之乃爲隱語教城大呼曰有美醬乎有良漿乎急用快乞一枚
城中無解之者遂見害一時兄弟皆死王事世莫不壯異之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從李孝逸討徐敬

業以爲前鋒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惜之竒紿衆以爲李孝逸三朗大呼我是果毅三朗不是將軍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爾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竒怒斬之後贈左監門將軍諡曰勇　又有尹元貞者瀛州河間人爲曲阿令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官軍戰敗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之屈遂遇害贈潤州刺史諡曰壯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累至副總管從劉審禮討吐蕃爲所執贊普以貌類其父得不死居敵中久悉其虛實武后時遷爲右鷹揚衛將軍長壽元年拜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后嘉之謂近臣曰昔貞觀中四鎮皆屬朝廷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

復孝傑功也遷左衛大將軍明年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淸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官通天中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詔起爲淸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遇敵道隘賊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不至爲賊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時張說爲節度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死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猶可錄乃贈特進追封耿國公錄子無擇爲朝散大夫後至左驍衛將軍遣使者斬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爲人博學善文明周禮春秋左氏傳性質直忠讜自任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武后曰陛下欽先皇之顧託受嗣聖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思虞舜褒貴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敬。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於陛下之

身。又不但如大禹之親族。成王之猶子也。且陛下年德既尊。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自怡聖體。自昔明王之理天下。不見二姓而俱王者。今梁定河內建昌。僉得封蔭。而皇孫二十餘。反無寸土。恐千秋萬歲後。未爲長策。請退諸武就公侯位。任以閑散。而用要衝都督府分。分王諸孫。縱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養成孝敬之道。他日夾輔藩屏。豈不美哉。疏奏后召見賜食慰諭遣之長安二年又疏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執烈士之過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阻骨肉之恩傷子母之愛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天下謂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今年在耄倦忠言莫進姦佞成朋爨秋紛擾屠害黎庶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有隋失馭。親事戎參。側平寓縣。龍躍宸極。歟

血指河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自卯乘乾。寶曆有基。東宮昔在藩邸。相王又非長子。特貪寶位。以枉神器。將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移風易俗乎。又何施顏面以見唐家宗廟。謁大帝墳陵乎。誠能高揖萬務。自恬聖躬。無致鐘鳴漏盡。物極罷滿後日國史書之。樂府歌之。斯爲盛事。臣誠不惜一朝之命。欲安萬乘之國。陛下若以爲忠。則稍緩萬機。擇是而用。若以爲不忠。斯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暴易之。兄弟構魏元忠安恒抗疏申理。曰臣聞有含天下之量而後能進天下之善。有濟天下之心而後能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上而不行此四者。則宵神兇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勸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傍求俊乂。故海內仰爲明王。暮年怠於政教。讒佞結黨。水火成災。邪正莫辨。訴訟含冤。登陛下昔

是今非蓋居安而忘危也臣竊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之甚者用爲龜鏡既邪佞之路者嫉若仇讎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自嘗飲氷懷懼附木思清風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豁縱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元忠必無不順之言易之乃有交亂之意自其下獄之後忠臣烈士撫髀竊嘆鉗口而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受戮而虛死耳今蕃奚強盛微斂煩重黎姓不勝其弊又聞禁錮良善刑賞失中恐遐邇生變四裔因之窺覘得失爲遊鄰之患百姓因之結聚義兵除君側之惡逐鹿叩關爭鋒問鼎陛下即何事以謝之臣願放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若易之等佞臣陛下縱不能斬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疏奏易之等怒欲遣客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

魏知古等保護得免神龍初爲集藝館內教武三思諫以預節愍太子之謀下獄死睿宗知其冤贈諫議大夫　又俞文俊荊州江陵人載初間新豐因風雷山移好人奏以爲瑞武后信之改名慶山四方畢賀文俊詣闕上書臣聞天氣不和寒暑併人氣不和疣贅生地氣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乃今號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謂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后大怒流于嶺外爲六道使所殺

贊曰安恒三言。文俊一疏。雖知無益。自奮不顧。思存天理。以康國步。

安金藏長安人隸太常工籍天后稱制號睿宗爲皇嗣禁人私謁自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死後公卿以下不復得見惟

工、優給使得進長壽二年有誣告皇嗣異謀者后召來俊臣問狀左右畏其楚毒爭欲引服惟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之不反也即引刀自剚腹腸出被地因眩而仆后聞大驚令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畀褫、桑紩之、閱夕始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始獲安當是時朝野士人無貴賤大小合辭稱其誼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喪母葬南闕口廬于墓側營築壘夜弗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李冬有華鹿兕馴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表闕于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即位下詔褒美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仍鏤其名泰華二山以示不朽終令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錄子承恩為盧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為太子右

諭德

王同皎瑯琊人徙相州安陽曾祖寬陳侍中駙馬都尉同皎再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授朝散郎太子典膳桓彥範等謀誅二張遣郎東宮迎中宗請曰逆豎反常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定亂須殿下速臨以係衆望太子辭以上方不豫無乃不可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耶太子尚猶豫乃與李湛李多祚扶擁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因奏太后誅易之等狀帝復辟主進封公主擢同皎駙馬都尉右千牛將軍封琅邪郡公實封戶五百俄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復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謀須武后靈駕發引伏弩殺武三思會延慶妻乃宋之遜外妹心厚之不疑之遜子曇得其實密告三思即遣冉祖雍李悛上急變反言同皎擁兵欲廢皇后帝不察遂大

怒命斬於都亭驛籍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寃之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刎禱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今左右懸吾頭國門立見奸臣之敗也無幾太子重俊果誅三思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悛等被誅　先是許州司戶叅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幷發其逆節時已萌露后怒勸中宗召至于廷面問其事詞旨挺直初無懼諱帝怒命杖之宗楚客私令衞士加刃致死憬蒲人欽融偃師人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及是一併制下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塟賜欽融一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孫濳字弘志幼莊重不喜弄補千牛備身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工咸不戒而辦吏有籍名北軍驕惰不事者悉奏罷之遷左散騎常侍憲宗知其善職拜涇原節度使至即繕壁壘斥高廢偫聚兵利令嚴引

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蕃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復琅邪故封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揚之閭里殺尤縱者課士習射分三等不能者罷故無冗卒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册曰天柱將傾忠奮賊工地維又缺貴倖旋折堂堂士人無一顯名欽融郎沒畧見二生

顏真卿字清臣五世從祖師古真卿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盡孝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調醴泉尉遷監察御史使河隴值天久旱立决五原寃獄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塟厥棄終身遷殿中侍御史奏中丞宋渾乃名臣後吉溫以私怨擠謫賀州請復之以不附楊國忠諷中丞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轉武部員

外郎出爲平原太守知祿山萌逆陽託霖雨增脩陴濬隍陰料才壯儲廥廩祿山易其書生初不虞之無幾果反移牒眞卿令以兵防河津博平太守張獻直副之時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方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命益募兵加以靜塞卒三千旬日得萬餘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濟南太守李隨淸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殺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淸首徇河北眞卿畏衆臣斬子光紿諸將曰吾素識三人首皆非是令藏之私爲位以

吳將從兄常山太守杲卿斬賊將李欽湊等同日十七郡自歸
推眞卿爲盟主有兵二十萬橫絕燕趙就加戶部侍郎佐李光
弼討賊乃以李暐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拜河北
招討採訪使遣清河太守使客李萼來乞師年方二十餘勇而
有謀語眞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盟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實
西鄰有江淮租布計其積三倍平原士卒亦加一倍公因而撫
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眞卿善之爲出兵六千一
郡獲全復問何以教我萼曰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
行而東將出崞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
以勁兵披崞口出王師使討鄴與幽陵公合平原清河十萬衆
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堅壁勿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
眞卿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李擇交和琳徐浩與平原令范

冬復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大敗袁知泰將白嗣深乙舒蒙等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絶平原救兵與卿懼不敵以書招進明誘以招討使名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與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艘以助之歲子頗爲質遣使齎蠟表赴靈武肅宗拜工部尚書攝又勅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不乏祿山遣思明子奇悉攻河北諸郡饒陽景城河間樂安相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疑不可復振乃謀於衆曰賊方銳不可與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之得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渡河而南開關至鳳翔謁帝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將雖草昧綱治如平日劾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朝儀不肅被斥又論廣平王出兵辭日當闕而趨都虞候管崇嗣先王上

馬上下肅然帝遣左司郎中李遂告復兩京太廟祝文署嗣皇
帝揆以上皇在蜀不可遽改之帝稱爲達識又言春秋新宮災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
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睦州刺史例封丹陽
縣子御史唐旻劾貶饒州乾元二年轉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
度使豫飭戰備以防劉展召爲刑部侍郎上皇遷西宮峘率百
官上表起居李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吏部尚書還
右丞帝自陝還請先謁陵廟然後入宮元載以爲迂謝以用捨
在公言者何罪朝廷事豈其公爾彼爽非載銜之俄拜刑部尚
書知省事加封梁郡公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請自今凡欲
論事皆先白長官轉白宰相詳其可否方許上聞疏奏諸司長
官皆朝廷股心郎官御史又陛下耳目事無巨細皆得上達或

遇出使四方。民情土俗。皆俾訪察。此古明目達聰之任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聽聞。則天下何望焉。昔太宗勤勞庶政。恐無門籍者有急奏。令司門引對。不得關礙。以防壅蔽。天寶後。李林甫謀固權。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疏上。中外爭寫騰布。乃假以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爲吏刑二部尚書。帝欲爲禮儀使。自以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典法之遷放者。因奏列聖諡號文字繁多。請以初諡爲定。兵部侍郎袁傪妄議陵廟玉冊不可輕改。不知玉冊皆刻初諡。坐是罷之。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

太子少師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將逐之眞卿往見杞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不釋。會李希烈陷汝州建議眞卿四方所信若遣往諭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恐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河南尹鄭叔則又勸止之答曰君命可避乎卒往宣詔會希烈養子數百。拔刃爭進。將食之。眞卿顏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令上疏雪己罷兵眞卿不從乃詐遣兄子顏峴與從吏繼請德宗不報復遣李元平來說叱之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他日大會使倡優在前斥侮朝廷眞卿拂衣而起。怒詬曰。公人臣。奈何如是。希烈慚。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語希烈曰衆聞太師名德已久今方議建大號欲求

卒相執有先之者真卿叱曰若等聞吾兄顏常山否雖被賊執詬不絕口吾年幾八十守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自是不敢出口惟以兵拘守掘方丈坎於廷示將阬之怡然曰死生分也何多為計賊奪衰伯儀旌節并首級傳示真卿大慟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被殺遂送於蔡州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德宗復京師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語以不屈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因朱泚黨誅賊弟希倩遂發怒使閹奴等害之傳言有詔賜死真卿北向再拜曰老臣無狀罪應死但問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駡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年七十六三軍皆慟嗣曹王

叔聞之泣下。為表其大節。事平子頎碩護喪還輟朝五日贈司
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生平善正草書筆力遒婉為世所
寶其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
稱獨曰魯公始招起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
後皆有功貞元六年敕書授頵五品正官開成初文宗詔會孫
弘式為同州參軍　杲卿字昕曾祖勤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
王侍讀父元孫垂拱間登第策文瑰俊考功郎劉奇拔冠多士
縣長安尉太子舍人終濠州刺史杲卿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
剛正蒞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書判超等吏部侍
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
一祿山採訪兩河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及聞舉
兵赴闕與長史袁履謙迎謁賜以緋紫袍服令與假子李欽湊

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以示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即與眞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討賊杲卿稱疾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并子安平尉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援遣賈循取幽州謀泄被殺適眞卿遣甥盧逖來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與相犄角挫賊西鋒矯稱賊命召欽湊計事伺其夜過醉以城門嚴禁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勞飲既醉斬之并其將潘惟愼投尸滹沱河又使藁城尉崔安石圖賊將高邈時邈召兵范陽是夜至滿城安石紿以置酒虔叱吏縛之何千年自趙來虔又執之即遣萬德等傳欽湊首并械兩賊送京師玄宗擢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乃共收兵練卒傳檄河北揚言朝廷以榮王爲元帥與哥舒翰兵二十萬入土

門乃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仍復自固顏氏兵大振祿山至陝聞之而懼使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晝夜攻常山蔡希德自懷來會王承業欲自以為功擁兵不救糧竭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使降不從加刃少子季明頸上亦不答遂并盧逖殺之送杲卿至洛陽祿山面數之曰何所負背我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廝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斷乃從爾反耶賊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臠之見者垂泣於是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郡復為賊守張通幽

以兄相賊譖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與卿奔行在表其冤枉會有張湊者得其遺髮尚如動持詣上皇是夕夢寤爲致祭杖殺通幽會光弼子儀收復常山出杲卿屍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遣令行喪服乾元初始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封妻崔氏淸河郡夫人季明與弟誕詡及宗子被害者皆贈五品官建中閒加贈司徒塟長安鳳棲原與季明誕同塋　泉明有孝節喜振人急在太原還承業陰令壯士翟喬賊之于路喬告之故得免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護送幽州閒關復免與卿刺蕭令往河北求血屬得巳女及姑女恐錢三萬贖還姑女再回取貲巳女復失悉力贈給履謙及故將吏妻子奴隸三百餘人扶挾渡河託與卿各隨所詣資遣履謙妻發襯夫斂具與杲卿等乃號歸待泉明如父肅宗拜爲郫令政化

清明訴宿益人倚翕然成都尹畢其課最遷彭州司馬居官廉貧孤藐相從百口飦粥不給無慍歎居母喪哀毀骨立世以其行義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千人不持籍口記物色悉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被檄繫獄爲檻欄賦自託代鎭蘇頲遽出之魏徵遠孫曉有罪抵死爲請玉真公主得貸時人高其節終僵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誨汝後爲主其婚嫁杲卿朔沈盈有行義明黃老學爲博野尉亦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遂達

賈循京兆華原人先家常山父會不應辟署親以貞士著廬居時號關中曾子卒私諡貞孝徵君蘇頲在益州稱爲今世顏牧表署刈將敗吐蕃于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從張守珪北

伐木濼河捎廣狹爲橋而渡退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埌岑蔚冠所蔽服循謁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表兼平盧節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擊奚契丹復奏試光祿卿知留後九姓叛復兼燕門副節度有功贈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牛廷玠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從子隱林性質朴爲永平兵馬使朱泚之難率衆扈奉天德宗偉其貌問其家世奏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因令糾察行在還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開解隱林流涕前曰賊泚已奔足爲大慶願陛下資性微有改革若不能容拖今雖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

統軍將李山南卒帝思其直贈尚書左僕射封其家實戶三百

張巡鄧州南陽人自幼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旣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罔知也開元末擢進士拔萃二科與兄曉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轉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遇有困阨歸者振護無吝秩滿還都不肯見楊國忠更調眞源爲政簡約民甚宜之舊多豪猾吞隸華南金尤甚以法誅之餘黨遷善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祿山反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守楊萬石降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玄元皇帝祠謀起兵衆纔千餘將嗣吳王祇總兵檄單父尉賈賁率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虛誠所殺賁乃開州刺史嗣子引軍至雍州與巡合有衆二千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將吏民不從者百餘人反接在

延將殺之潮暫出行部會賁來攻叙遽間因更相與解縛起殺守者迎賁與巡偕入乃閉城拒潮屠其妻子祇閉承側拜賁監察御史潮還攻城賁趨門爲衆所蹴死巡挺身決戰被創不顧士乃奮以主軍間道通表于朝膺殷祇府衆兗以東委巡經畧潮知城中虛實有輕巡心引衆四萬薄城人心大恐巡出不意分千人乘城驅數隊直前薄戰潮軍却明日設攻具望樓巡束芻灌脂焚之賊不敢向伺隙出擊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以素善巡。至城下語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取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相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若見汝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以汗我。潮赧然去。此將王命不通。有大將六人皆官開府特進。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者巡

陽許諸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將士朝堂下人人盡泣乃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權乏潮餉賊盟米數百艘且至夜遣勇士壁城南街枚襲取餘者焚之矢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縋起得箭數十萬後復效之賊笑不研亦不設備乃真縋死士三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愈益兵圍之薪水竭給潮退軍二舍城空四出撤屋發木而還徐又給潮歸馬三十匹我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悉以給將士約賊至人取一將明日來責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驍將突出禽酋十四斬賊首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復率瞿伯玉攻城僞遣四人傳命招巡斬其一以徇餘縶送彭所圍凡四月每戰輙克時河南節度嗣號王巨假巡先鋒屯于彭城恃以為

依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又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
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餉路巡旣失巨依不得巳拔衆保寧陵
馬裁三百兵三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至睢與許遠姚誾
等合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
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巡請將士有功者
于巨巨授折衝果毅巡讓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
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
兵與朝宗合衆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猶
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械戰具顧居巡下巡受不辭
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叛入賊中大將田秀榮潛與通約戰出
戰以碧帽爲識遠以告巡視果如言遂召登城斬之易以錦帽
出戰子奇大敗獲車馬牛羊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副吏

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還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瞰賊弛備悉使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靡械乘城招降陷絕勇士持鉤刀遏弩伏隍中禽之縋以登城救兵不敢前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剡蒿為矢中者喜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賊還

七月復圍城初雎陽有穀六萬斛可支一歲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雜木皮鬻紙而食皆癯劣不能發日望救兵不至賊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遂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士

多餓死巡乃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遠亦殺奴僮以哺至羅雀掘鼠煮鎧弩悉彊食之前後說降賊將甚多有李懷忠者過城下巡問以事賊幾年曰二期又問祖父官乎曰官奈何從賊反與我角一旦事平家口盡誅將何及乎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後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遣布數十端霽雲上馬嫚罵請決死鬭叔冀不敢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方以叔冀本已麾下房琯令牽制已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故無出師意然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士不粒食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義所不忍雖食亦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帥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浮圖矢著甎指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城使廉坦遺兵三千夜冒圍入賊拒之且戰且行兵多死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識其至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尚慮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奈何且饑衆行必殆十月癸丑士咸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俱被執子琦好語問公將戰大呼口齒皆碎眥瞰裂血流被面何至是耶巡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命以刀抉其口僅存齒三四子琦義其狀將禮之衆爭曰彼身肯爲我用留必生患乃脅以刃不屈又脅降雷萬春未應巡呼曰

南八男兒死死爾不可爲不義屈彌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咸不肯降遂與姚闍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遇害惟送逕至偃師亦不屈死有姊嫁陸氏在行間號陸家姑巨走臨淮時遮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及是先被害巡長七尺美須髯怒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稾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皆不忘更歷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人戰各出其意語以往古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賊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但能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其械甲皆取於敵未嘗自修待人不疑信賞必罰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無親疏行陣有退者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故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

未嘗敗北初殺食盡乃及婦女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遺殘揀止四百始肅宗詔宰臣張鎬代進明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命齊斯誅之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天下有名士若張濟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霽雲揚州遠荊州閭潞州皆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丘徐稅三年拜巡子亞夫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杲卿數薦巡遠霽雲爲上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匹大中時圖像淩煙閣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許遠敬宗曾孫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置劍南府欲妻以女固辭兼瓊怒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拜睢陽太守與巡同年四十九生稍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自遠分入子琦分部亦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一傷巡臨命歎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之心梁宋人皆知之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及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琦居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傳策昭如日星不可妄議乃罷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

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而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則。逃之。不。畏。死。甚。耶。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譬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以褒貶尤慎。故著之。

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鉅野尉張沼起兵討祿山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衡資金帛迎之。謝不受。遂留巡所。巡始被圍。粱臺賊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賊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之泣下。厚加禮遇。素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萬春方畧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事巡為偏將當雍丘被圍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

者。面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潮壁雍丘北。誅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陣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勿戢任之與霽雲鈞 闕

崇之、從、孫、父弁楚州刺史性豪蕩好飲譙郡綏竹歷蘄安尉將城父令素與巡善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難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顔皆。死。四人逸其姓名。宋史臣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賊、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唐乃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有宋章

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徘徊者以稚挺盡節賛著金石至今爲雙廟之光云

册曰唐巳中葉烈士未聞將未可誣史忍闕文堂堂魯公一代幾人聯輝金𣏌方稱同仁天以完節克付遐巡

弘簡錄卷五十五終